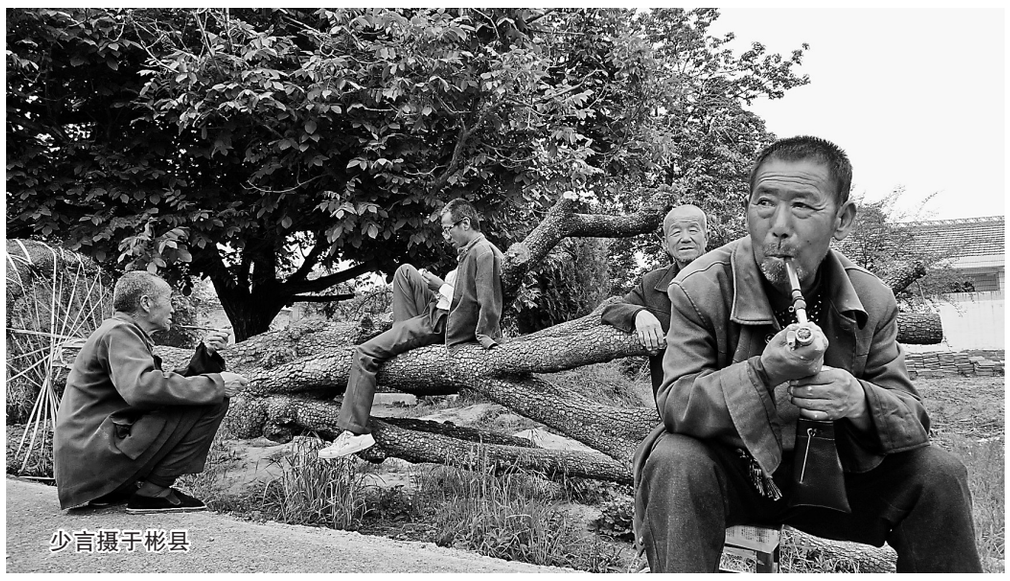
声韵关中

文 / 彭睿昕


少言摄于彬县

“老板，一碗油泼面，辣子合（huǒ）适葱花多放！”

“没麻达，你稍候，马上好！”

随着后厨传来滋啦一阵声响，腾腾的热油激荡着覆在面条上鲜红的辣椒面，伴随着老板拖长声音的一句“来咧”，一股鲜明而独特的香味瞬间冲入鼻中，心中的幸福感便在这简短的对话和热烈的味觉中弥散开来。

十几年前，媳妇曾和我说初次置身西安，乍一听两个本地人说话都像是吵架，那声调、那音色处处都透着一股豪放和粗犷。然而，待你融入进去了，却怎么听都听着舒服、坦荡。这些属于关中地区的声腔韵调，就像那一碗滋滋冒着热气的油泼面，爽朗、热烈，和温柔委婉的吴侬软语比起来，就像厚重之于轻飘，一个源自广袤的大地，另外一个来自于九重天上。

“嫽咂咧”的心境

走在关中尤其是西安的街头巷尾，一句“嫽咂咧”或者“嫽的太太”便会随时在你耳畔响起，此时，你若环顾四周，总能发现话语传来的地方，说话的人微微扬起面颊，脸上的笑容仿佛吃了蜜糖一般荡漾开来，近于眯成一条线的眼睛里充溢着满足的光亮。

对应到普通话里，这句“嫽咂咧”或者“嫽的太太”近似于“好的很”或者“好极了”，在这动补式的感叹句里，一个关中人的情态样貌便被充分地展现出来。“嫽”意为好，溯源古籍，《诗经·月出》里便有“佼人僚兮”赞美姑娘非常漂亮。“僚”与“嫽”同源，加上后面表示程度的“咂”与关中地区多用的音缀“咧”，一个传承历史却又有独特性格的句子便准确地描摹出了关中人安于生活、易于满足的群体画像。透过这个画像，我们可以看到生存于这块厚重黄土地上的关中人知足常乐的精神状态。

“马”之文化

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走进关中，最容易陷入困惑的便是这个“马”字。

“伙计，今个咋样？”

“不提咧不提咧，背成马咧！”

“兄弟，前些天你的那些破烦事处理得咋样？”

“幸亏你给我说了这里面的门道，这事处理的爽成马咧！”

只要你人在关中，这样的话会随时随处听到，多到无法列举穷尽。在关中地区，“马”似乎是万能的，好的或者不好的，都可以用一个“马”字来表达。

有远方的朋友好奇，问：你们关中人为什么跟马过不去？好事坏事全摊马身上？最为诙谐的回答却是：“马总被人骑，能不背？马撒蹄狂奔，能不爽？”

其实，关中方言中的“马”并非实指动物，而是表程度的补语，用来表示极限之意。这并非是有什么深刻的历史渊源，就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地域特色，形成了特有的表达方式。置身关中，这个字表达的意思喜忧皆有。剥离意义层面，单从声韵本身来说，管中窥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关中人不加掩饰、豪爽直率的行事做派。

“咥”中性情

“走，请你咥泡馍走！”

在关中，熟人之间如若你用“请你吃饭”来邀请别人，许多时候都显得客套有余而热情不足。但是，如果你来上一句“请你咥饭”，则被邀请的人一般都会笑得灿烂，不管吃什么，心里一种热乎亲近的感觉早已升腾上来，无意间便缩短了彼此心理的距离。

“咥（dié）”本意为咬，是关中方言中的一个古词。其来源可追溯至西周《易经》中的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后世的关中人承继了这一词汇并融入地方群体性格进行了引申，用来表达大口地吃、痛快地吃。

关中人并不全是把吃叫做“咥”，这个词的使用绝大多数时候与说话者的心理状态有着莫大关系。“咥”者，放下包袱大快朵颐，痛痛快快、舒舒服服地吃上一顿才能称得上咥，反之，如果吃得口中无滋无味，心中寡淡憨闷，那也只能是“吃”而已了。一个咥字，除了行为与动作上的粗犷感，我们能感受到的，还有那种深植于关中人灵魂深处的热烈坦率、不羁性情。

关中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出了独有韵味的方言，走进西安、咸阳一带，我们随时可以浸透在这浓烈厚重的关中方言里，体悟着属于关中人的心境与状态。

言为表意，韵为性情。方言是一方土地上人们的根，关中方言从周秦汉唐时的“关中音”开始，历经长久的、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承古萌新，铸就了关中方言里声腔韵致的酣畅淋漓，更在那一句句的彼此交互里，无时无刻地体现着关中人的豪迈情怀。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阎良管理所）

有温度的关中方言

文 / 宋叶飞

少言摄于长武

记得初一那年，班上来了个从省城转回来的插班生。好巧不巧的是，他成了我的同桌。每当他用流利的普通话和我交谈，而我却只能用含着浓重乡音的方言与之回应，偶尔，会看到他眼角一闪而过的鄙夷之色。年少的自尊心，就此蒙尘。加之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因为方言的发音是错误的，不利于学生考试，整个学生时代我都认为方言很土。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延安、汉中、宝鸡等地呆过几年。在这些陌生的地方，原先那点普通话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被各地方言魅力所征服。可无论是延安人挂在嘴边的“害哈咧么”，还是西府表示惊讶的“nia nia”（不好意思不会写，读二声），亦或是汉中人常说的“抓哩洒”，都不及关中方言那与生俱来的亲切感。

比如说“乡党”，两个素不相识的陕西人在外地相遇，一番介绍后发现对方竟是老乡，这一刻，要相拥而泣地说：“乡党啊，乡党！”“乡党”一词由来已久。“乡”和“党”都是我国古代的民户编制。《汉书》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换算可得，五百户是党，一万两千五百户是乡。乡党制度用来管理农民、授田征税，防止人口流动。两千多年后，君主制度下的农户编制早已消失，但陕西人重乡土人情的质朴却伴着“乡党”的称呼保留下来。

再比如说“咋”，这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字，能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咋？”表示你想干啥？意思是自己很愤怒，你是不是想打架？“你咋？”是回击，也是动手前的征兆。一般事情发展到这里，下一步就是动手了，没什么好说的。两个人从素不相识到拳脚相向一共就说了两句话，加起来三个字，是不是很神奇！

还有那“味气”，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气味”，但它比“气味”更传神。《白鹿原》中，白嘉轩在祠堂教训几个破落户时，有这句话：“让你媳妇引着娃回娘家，你都不看那是个啥味气。”夫家揭不开锅回娘家吃饭，女人自然心里难过，娘家人也会有意见甚至嘲讽，感受到的是酸甜苦辣的人生滋味，这就是“味气”的传神之处……近几年，随着张嘉益、闫妮、苗阜等一众艺术家在春晚舞台和影视剧中的演绎，关中话极强的辨识度令人印象深刻。伴随着B站、抖音等自媒体而火的网红导游冰蛋，用一口地道的关中话圈粉无数，他的讲解中，“额滴神啊”“燃马咕咚”等方言词汇层出不穷，别出心裁的趣味解说，让游客们更好地了解了关中历史文化，也让关中方言火出了天际。冰蛋还曾登上央视舞台，在《黄金100秒》舞台上和主持人用关中话有趣地互动。

2014年8月，我又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渭北小县城工作生活，每日耳旁响起的都是那浸染着乡情的方言。隔三差五和发小们叙旧，总是忘不了互相问候对方一句“鸡貔”；街头巷尾碰见许久未见的老同学，彼此“瓤”上几句；上了年纪的父亲，总会在饭后端起那泡着“酽”茶的搪瓷缸；遇到“瞀乱”事也开始憋在心里，不再见谁都嘟囔；逢年过节到左邻右舍串门，总是在进门屁股还没坐实的那一刻，主家就“掬”了满捧的花生瓜子递到面前……

如今关中方言频上热搜。前有郭达以铿锵古风吟百转柔肠，关中话混搭交响乐将李白《将进酒》的豪放倾情展现；后有曹轩宾通过《经典咏流传》舞台，让关中方言与800年前的古琴交融，带来了穿越时空的声音。“你来咧，包客（kei）气”“日弄人呢么”“伙计，跑阿达起咧，阵长肆间么见！”“咋，你还想拾掇额？”……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关中方言在我耳中变得有温度了，愈发亲切起来。（作者供职于澄城管理所）

端 走

文 / 张 宏

话说一个外地人在西安向一位当地老者问路，圪蹴在碌碡上吃饭的老者把碗往前一举：“端走！”外地人迟疑，又问一遍，老者再次举碗，“端走！”外地人只好接过老人手里的大老碗。老者生气地大声喊：“我让你端走，你咋还抢我的碗呢？”

这当然是一个段子，当方言遇到普通话，难免会碰撞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乌龙。西安人都知道“端”不是动词，而是端正的端，意思是“直走”。

普通话的推广，给人们交流带来了方便，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有其非凡的功效。正如贾平凹所说：“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作为中国历史上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的陕西，那就不普通。”历经周秦汉唐的国都，关中话当年怎么着也是国语标准音，统领风骚近千年，虽然日渐式微，但仍然倔强地存在着。即便说着“陕普”，要准确表达某些意思还得方言。语言中若遗失了方言的韵味，也是一种无奈的悲哀。

关中话咬字重，难免被人讥为“生冷噌倔”，就说这个“咬”字，关中话说成“niao（鸟）”，透出一股狠劲儿。关中方言其实很简洁，如果用在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段子里，“谁（sei）？我（e额）！揍啥？尿！”简洁明了，直通通，缺了一点河南话的韵律。当然，关中话绝对不缺乏韵律，嘎达马西，瓷马二楞，扑其来骇，克里马擦，哪一个不是起伏跌宕？木犊娃，犊发“得儿”音，儿化音，光这声音，对碎娃的爱怜溢于言表。量一个物体的尺寸，叫做“等”，量出的尺寸确实与实物相等，俩人攀比叫做“等棍棍齐”，等量齐观的等，成了动词。但凡干正事以外的事情，一律称为“失闲（han）杆”，尽显关中人做人做事周正严谨的态度。

在外地旅游，遇到被佟湘玉“额的神呀”惊艳而对陕西话产生兴趣的朋友，我会不厌其烦地给他们普及陕西方言的种种忒色。陕西话不只有佟湘玉的风情万种，也有吼秦腔的慷慨激昂。要点在几个声母、韵母的应用上。注意代表性的几个字读音：天地钉志铁，陕西方言读作：千计精字切，其音韵不同之处可以分辨出不同的地市，甚至县区。声母“t”读成“q”，“d”读成“j”，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了。

西府周原一带方言我觉得最具韵味，抑扬顿挫，甚是好听，其特点也最明显，与陕北口音接近，而没有陕北口音中齉鼻子般厚重的鼻音。听听歌手王二妮的“你说额的普通话说的可标准（读成zhung）？”就明白了。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每一处地域的方言都承载了浓重的地域文化。这些方言是我们与古代先人沟通的密码，联结的桥梁。

（作者供职于西略分公司西乡管理所）

少言摄于千阳

三原的乡愁

文 / 张 星

两个趣事。

上大学时，我去了魅力之都汉中，班上一半以上是南方人，可能为了顾及南方同学，也可能是多年优质语文教育使然，或纯粹就是觉得洋气，大家都是一口普通话。等到放寒假回到三原的村子，也不知是说顺了嘴，还是为了拽词，我跟村人飚起了普通话。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忙，大门口的磨盘上聚着几个谝闲传的，突然有人喊我，我不自觉地回了句：“你在外头等一哈，额在屋里弄个啥。”哎呀！着急时还是乡音难改，羞的我再也不敢回村拽普通话了。

另一件事，是我高中时有个湖北籍的老师，本来说着一口好好的普通话，硬是在我们关中给泡成了醋溜味。有一次他批评一个同学：“你夏天一件秋衣一个单衫子，冬天一件秋衣一个单衫子，你扎啥势呢？克里马逡！”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一个是乡音难改，一个是入乡随俗，都是乡音唤起了我的乡愁。

年少时很难想象听一句“克里马逡”，叫一声“伙啊”，心中都能泛起酸酸暖暖的滋味。虽然现在距离老家不远，但却体会到了十里乡俗九不同。我这里人把媳妇不叫媳妇，叫媳子，把伙计不叫伙计，叫相好。后来有了我媳妇，西府人，慢慢地我也会冒出一句“娘娘啊”。但却仍会幻听那一声“伙啊！”并念起家乡的美食，蓼花糖、疙瘩面、泡泡油糕、金线油塔……吃完来一句不横不愣不硬不噌的音调拉得长长的“嘹咋咧……”。

还有一段戏。前阵子大火的电视剧《装台》里的“人面桃花”戏，陕西话悠扬婉转，演绎了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驳斥了陕西话说不得情话的论调。让我这中年大叔突然也想起年少时用陕西话撂下的爱情诺言，含糖量未见得比吴侬软语少。哎！老脸不由得一红，叹一声“额的神啊！”

最后，一首歌。我们村大哥创作了《三原的乡愁》，歌中唱道：“昨夜曲江沉醉，长安一梦又回，走过了长长的街道，却总是心在飘摇，你的妩媚和妖娆，是我脸上的骄傲，渭北春天的树叶是你安慰我的好……”伙啊！一声声乡音，就是你安慰我的好。

（作者供职于商界分公司商洛东管理所）

最是钟情岐山话

文 / 祁军平

我是岐山土生土长的农村娃，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岐山话。以前每当单位派我去省城参加培训，听到城里人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心里很是羡慕，感觉人家很“洋和”，自己一张口就土气。

记得十多年前，同事康忠岐从省城交通职校毕业分配到麟游段上班，说的一口标准普通话。他一说话大家就让他从“八频道”（当年的中央电视台）换成“四频道”（陕西电视台）。我觉得普通话如白开水般没特色，词语表达没有方言那么鲜活。

岐山话是周人语言的传承，发音浊重，腔硬，彰显了岐山人性格耿直的一面，在周王朝时也曾是国语。当你走在繁华的大上海街头，听到有人说岐山话“nia nia”会不会让你倍感亲切？有没有他乡遇老乡的感觉？我们岐山话，用字那叫个形象、幽默。岐山人见了不认识的人问：“你是阿大滴？”把厉害叫“残火”，把讨厌叫“日眼”，把笨蛋叫“懵怂”，把打架叫“打捶”，把拍马屁叫“舔钩子”，把无聊叫“叵烦”，把小孩叫“碎怂”，把麻雀叫“需需”。把帮忙叫“搭手”，把办事慢叫“暮浪”。把去年叫“年时”，把昨天叫“夜个”，把傍晚叫“才黑”，把清晨叫“麻呼呼”。胆大的人叫“增三”，不讲理的媳妇叫“麻迷”。若是形容女孩子漂亮说“乖的”“让人心疼的”。若是谁家娃在外面干工作不踏实，说那娃是“逛山”。把干不成事的人叫“日八欻”，把没眼色叫“瓷怂”，把爱出洋相叫“怪怂”，把不起作用叫“怂不顶”，把说不清的“嗾怂”，把嘲笑人叫“瓤人”，把害怕叫“怯活”，把口才好的叫“谝传客”……

虽说岐山和凤翔连畔种地，但是其方言也有不同，比如岐山人常说“踏（咱）岐山”，而凤翔人习惯说“牙（咱）凤翔”。岐山方言和扶风也略有不同，岐山人把爸叫“大”，扶风人把爸叫“jie jie”。我媳妇是扶风人，她每次给我岳母打电话都会捎带问一句：我jie jie最近好哩莫？有一次，她打毕电话，我儿子好奇地跑过去问：“妈，您姊妹两个就一个我舅么，啥时候又冒出了个姐？”惹得人哭笑不得，我在一旁嬉笑着补一句：“老婆，你每次都问候你姐姐（爹爹），咋不问你哥哥哩？”迎接我的则是一顿追打。

方言虽然土得掉渣，也许你听得一头雾水，然而，每一种方言都寄托着浓浓的乡情，蕴藏着地域文化。如今有个叫“猪小戒”的网红，他配音的岐山方言短视频点击量高达几十万，大家听着十分过瘾。岐山籍作家冯积岐则用岐山方言写小说。

一方语言尽显一方风土人情，每个人都有母语情结，我钟情于岐山话，若有人问我“是阿大滴？”我会自豪地说：“额是宝鸡岐山滴。”愿更多人通过岐山方言了解岐山，喜欢上岐山。

（作者供职于麟游公路段）

不会说关中话不是真的关中人

文 / 燕 蒙

陕西方言从地理上大致分三个地区，从北到南分别是陕北话、关中话，陕南话。就是关中话也分为东府方言和西府方言，甚至一个城市不同的县、乡镇方言的发音也有所不同，“制达”和“雾达”都不太一样。同时，陕西方言历史悠久，且词汇量巨大，有些字、词写法不易考究，有些字一字多义，并不好学。本人才疏学浅，“怯火”写不好，有些也只能取与普通话相近的同音字代替。

我生长在关中，今天主要说的是狭义上的陕西方言——关中话。有些方言已经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关中人的生活中，不仔细琢磨，感觉不到说的是方言。比如关中人都知道肉夹馍的意思是“肉夹于馍”，但是同属关中方言系的甘肃庆阳地区会叫“夹肉馍”。外地人可能觉得后者的叫法才更确切些。西岐名吃“岐山臊子面”的臊子可在《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章节中寻到踪迹：“鲁达坐下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作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

关中方言的雅俗共赏。由于普通话的普及，以及一些认为方言很土的偏见，方言在年轻一代的口中正慢慢消失，或者出现会说不会写的尴尬。真是说的时候觉得土，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么文化。举个简单的例子，西府方言将“猪”字读作zhǐ，正是延续古汉语中“彘”字的发音。

少言摄于岐山

关中方言的爱憎分明。“哞（mou）”本是小牛的叫声。“犊（du）”是小牛的别称。关中方言里的“哞犊娃（mou du wa）”形容婴儿像小牛一样稚气可爱，是对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的爱称。是不是听到这个可爱的词，对陕西人生蹭冷倔的印象都改观不少？当然陕西人如果讨厌谁，就会说“迥（xùn）”某个人，意为疏远、排斥。《公羊传·定公四年》就有“朋友相卫不相迥”。“避（bì）”本为回避，让一下之意，但是关中方言说“赶紧避（pì）开”“避（pì）远”“避（pì）到偏安去”，意思对某人极度不耐烦，让某人离自己远点，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关中方言的一字多意。“咥（dié）”字出自《周易·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本意是咬的意思。然而关中人日常打招呼“你今咥的啥？”意思为吃。到了“外怂张的很，咱俩把外咥一顿”，又成了打的意思，“咥锤、咥仗”意为打架。再比如关中方言里的“婑偨（wóyě）”，《集韵》：“婑，儒佳切，音婀，美也。”“偨，弋涉切。音叶，轻也；亦曰美容。”“婑偨”在关中方言不同语境里也有不同的意思，比如：“你这日子过得婑偨”意思是幸福；“你这工作婑偨的很”意思是舒服；“你这事办的婑偨”意思是合适满意；“你看外小伙娶的媳妇多婑偨”意思是漂亮娇美。在此也可引出关中人常说的和“婑偨”意思相近的另一个词“辿（chàn）”，美好的意思，原意为步履缓慢，从容不迫，《说文解字》就有“安步辿辿”一说。

关中方言独特的动词。“bia”意为张贴。“把这个通知bia到墙上去”，是不是形象生动很有声音感，但是很遗憾这个字，有音无字，是缺失的。“弥”，加长、加高的意思，如“绳绳不够长，再弥上一节节”。“掬”意思是两手捧，如“从水龙头雾达掬些水过来”。

关中方言的答谢词。关中农村婚礼上还保留着让村里能说会道的能人用顺口溜戏谑答谢捧场的亲朋好友的传统。“年老的年少的，赶车的抬轿的，吹鼓手放炮的，人背后撒骚的，消极怠工撂套的，还有招呼不到的，提扁食盒送女的，亲朋厚友知己的，方方面面贺喜的，记账跑腿收礼的，忙前忙后铺毡的，小字辈儿请安的，溜进新房胡翻的，还有人窝胡钻的，摘葱的剥蒜的，切菜的揉面的，烧锅破柴砸炭的，担水吆驴磨面的，提壶倒茶抹案的，出来进去游转的，俏皮的捣蛋的，日鬼的掏探的，换身衣裳混饭的，趴着窗台偷看的……”这样的方言表述无疑增添了婚礼的热闹喜庆气氛。

无论走到哪里，听到熟悉的乡音，就会被乡党温暖。赵英俊在《方的言》歌中唱到：“吃饭，你家乡怎么念？学的地道我就与那儿有关。”我的家乡念“咥饭”，你“雾达”呢？

（作者供职于港务区收费站）